

编者按

5月25日,本报刊发通讯《让叔叔家“甜”起来——被托举的她,成了托举者》,讲述上蔡县女孩雷甜甜辞职返乡、照顾失明叔叔和两个智力障碍哥哥的故事。报道引发网友和读者广泛共鸣。新华网总端全文转载。

麦收时节,记者再次走进上蔡县,走近雷甜甜,记录这个农家夏天的日常——收麦、卖粮、种玉米、喂鸡、辅导村里的孩子……呈现的是一个家的秩序,一家人彼此托举的、质朴而真诚的爱。

隐身的名字

本报记者 张倩

刘芳琴这个名字,在雷甜甜的故事里很少被人提起。人们总说“雷甜甜的母亲”“那个在北京打工的女人”“雷家的媳妇”,她的名字不常挂在别人嘴边。但雷甜甜清楚,这个名字有着不轻的分量。

决定辞职那年,雷甜甜最在意的就是母亲会怎么想。

母亲起初不赞成。老师的工作稳定,待遇也好,辞了太可惜。再说,叔叔家的情况并非一朝一夕了。亲戚也曾帮着带两个哥哥外出务工,教过、劝过,都没什么用。在母亲眼里,她一个小姑娘,又能改变什么?

雷甜甜没有多解释。她心里早有计划,她觉得,没人能真正改变她的主意。

后来的事,母亲都看见了。在雷甜甜的帮扶下,叔叔家的日子一点点好起来。母亲没说什么,但态度慢慢变了,从一开始的不看好到后来的认可,亲戚和邻居也是如此。

母亲从来不是一个把“我支持你”挂在嘴边的人,却始终默默关注着一切。

父亲还在的时候,雷甜甜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。那时候,雷甜甜在上小学,母亲在家附近的窑厂工作。她傍晚放学后总会去找母亲,母女俩结伴回家,一路上一直牵着母亲的手。看到喜欢的东西,她便开口讨要,这便是孩童天真的模样。

父亲去世后,一切都变了。为了让姐弟俩过得更好、拥有更好的未来,母亲去了北京打工。从那时起,雷甜甜体会到母亲挣钱的艰辛。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提要求,想要的东西不说,也舍不得花钱。也是从那时起,她觉得自己不像个孩子了。

母亲每次回家,都只待几天。走的时候,雷甜甜总是很难过。

每次母亲回来前,她和弟弟都会提前很久就打扫干净屋子,倒计时等着。母亲回来

了,他们按照商量好的,央求她留下来,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他们很想母亲陪在身边,但刘芳琴想得更多。

从小学到高中,“母亲留在身边”这个心愿一直深深地印在雷甜甜的心中。但母亲想得更多:挣钱供他们上学,给家里盖房子。母亲常说:“大人和小孩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一样,大人看得远。”

母亲有她自己表达爱的方式。中考、高考前夕,她特意把假期攒下来,赶在雷甜甜考试时回家陪伴、送她进考场。看着别的孩子都有家长陪护和关怀,她生怕甜甜受影响、耽误考试,不愿缺席女儿人生里的重要时刻。

2021年,母亲把老屋翻新了。这件事,母亲想了很久。姐弟俩一天天长大,原来房间不够用了,放学习资料的桌子,挤在面缸和成堆的麦子中间,连转个身都费劲。母亲说,不能再这样了。她在北京打工攒下的钱,一笔一笔存着,不敢乱花。

房子刚盖好时,家里空荡荡的。墙是新砌的,地是新铺的,屋里什么家具都没有。雷甜甜知道,这是母亲辛勤工作、省吃俭用换来的。很多活儿母亲都不舍得请工人,凡事亲力亲为。那时候,雷甜甜已外出实习,每逢放假回家,就跟着母亲一起装饰新房子。

新房子宽敞明亮,她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。“我和弟弟都觉得特别幸福。”

雷甜甜觉得母亲是个闪闪发光的女性。勤劳、坚韧、乐观。这些词说出来轻飘飘的,但落在母亲身上,却格外厚重。

父亲去世时,母亲还年轻。母亲带着两个听话懂事的孩子,咬着牙也得撑住,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养大,供上大学。她选择一个人撑起这个家,坚定无比。

她总想多挣点钱,给姐弟俩一个好的生活环境。母亲文化程度不高,但她知道读书重要,对他们学习上的事,母亲从来不含糊。虽然没能在家陪着孩子,但母亲总隔三岔五打电话,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,一遍遍叮嘱他们要好好学习、吃饱穿暖。

母亲做什么都有干劲。母亲年轻时烧过砖,跟父亲一起卖过瓜果蔬菜,做过建筑工人,现在在北京一家餐厅做服务员,休息的时候,还兼职做小时工。姐弟俩心疼她,劝她别再那么辛苦了。母亲说,轻松的很,这点活儿不算啥。雷甜甜知道,母亲不是不累,是不肯说累。

雷甜甜说,母亲像一个幕后英雄。英雄这个词太大了,母亲不会认。她只是觉得,该做的就要做,该扛的就要扛。不说苦、不说累,也不说爱。可这些,雷甜甜全都看见了。

现在,雷甜甜和母亲的对话大多是:“吃饭了没有?”“累不累?”“不累,轻松得很。”雷甜甜的笑声传到电话那头。

800多公里相隔,这份牵挂通过电话两端,轻轻的,像一根看不见的线。③3



雷甜甜和地满墙的奖状。③3 (资料图片)

雷甜甜说,想起爷爷,是关于温暖和认真。

小时候,有爷爷在,她每顿饭都能吃得很饱。饭菜虽简单,三餐却规律,日子也格外暖心。

她从小学习成绩就好。早上,她在里屋读书,爷爷在外屋做饭。刚煮好的稀饭很烫,爷爷便把碗放进凉水盆里,一圈一圈地转。等她吃完馍和菜,稀饭刚好可以喝。一位不识字的老人,因为关心和挂念,把时间算得如此准确。

读初中时她走读,舍不得在学校吃晚饭。爷爷就把饭菜端在地锅的温水中,等她回来吃时,饭还是温的。她从不用爷爷督促写作业,偶尔爷爷会推开门,提醒她早点休息。这便是一天里,爷爷流露爱意最直白的方式。

爷爷不识字。跟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好好学习。”至于好好学习能带来什么,他没说过。年少的她那时也不懂,只知道这句话是自己上学的理由,更是爷爷藏在心底的全部期许。爷爷虽不识字,却深知读书是孙女的出路。

村里人夸起来,当年村里就她考上了县城一高。爷爷很开心,很自豪。他不善言辞,只是一味地笑,笑容里藏着骄傲。

爷爷是村里的厨师,邻里谁家办红白喜事,都会请他去掌勺。他做菜认真,每道工序都不马虎,乡邻都夸他手艺好。在他看来,爷爷做饭好吃,不只是因为手艺,更是因为他做什么都认真。

对待庄稼,也是一样。

每次收完麦子,他总会反复清理麦糠。有风的时候扬一扬,一遍又一遍,把麦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邻居路过笑着劝他:“扬那么干净干啥,反正都是一个价钱。”

爷爷只是笑笑,不说话,继续打听着晾晒的麦子。在他心里,粮食经过自己的手,没有弄干净就卖掉,总过意不去。他没有读过书,却懂得什么是“对得起”。

她读高三那年,爷爷去世了。老人没能亲眼看到她考上大学,没能看着她走出村庄。那段日子,她依旧按时上课,照常写作业,没人知道她正经历着什么。而如今她所做的一切,好像在替爷爷把那份“没说完的话”接下去。

爷爷教给她的,从来不是一句“好好学习”,更重要的是“认真”二字——对粮食认真,对生活认真,对手中每件事都认真。

她教哥哥用计算器,一道题讲三四遍;告诉他们菜坑挖多深、隔多远,一遍一遍地讲;带他们去镇上摆摊,让他们主动售卖,学着和顾客沟通。哥哥从不敢开口、不会找零到主动吆喝、会用计算器算账,这种变化慢慢看得见。她从不着急,一遍一遍地教。

就像爷爷从前扬麦子一样,一遍又一遍。③3

一碗稀饭的温度

本报记者 张倩

叔叔家的夏天

本报记者 张倩

5月29日,天晴得透亮。雷甜甜跟地邻商量好了,两家一起收麦。收割机开进地里,半小时左右,叔叔家的麦子就收完了。

金黄的麦粒从卸粮筒里倾泻而下,堆成一座小山。她伸手捧了一把,粒粒饱满,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。新麦的味道清甜,带着阳光晒过的暖。这是个熟悉的动作——爷爷在世时,每年收麦,都是这样捧一把、看一看、闻一闻,然后说一句“好麦”。

暖阳高照,微风带走了麦子的潮气。晾晒半天,麦香褪去了清新,散发出浓郁的谷物香气。下午,阵雨来了,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雷甜甜慌忙喊上两个哥哥收拢麦子。大伯开着拖拉机,拉着叔叔和麦子去粮站。雷甜甜没跟着去,留在大娘家帮着挑麦子、盖薄膜。两家挨着,互相搭把手。

等他们回来,叔叔坐在大门口的木板床边,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,一张一张地数,笑得合不拢嘴。

叔叔看不见钱的数字,但能摸出钱的厚薄,熟练地把1元和10元的分开。他数了一遍又一遍,纸币沙沙作响。

钱数了两遍。多摸一会儿,心里就多一分踏实。他摸的不是钱,是这一年的辛劳、期盼与安稳。

他从数好的钱里抽出20元,递给二哥哥:“去买俩凉菜。”然后把剩余的钱折好,朝堂屋走去,脸上笑意藏不住。

每次卖完粮食拿到钱,一家人都会这样庆祝一下。

收入不算多,却格外踏实。这是地里劳作换来的,每一分钱都浸着汗水。

二哥哥接过钱,骑上电动车出门,没多久便回来了,手里提着两个袋子,一袋素菜,一袋凉拌香肠。他把菜放在桌上,不急不缓,先向叔叔报账:“花了23元。”

叔叔一愣:“给你20元,咋花了23元?”

“我垫了3元。”二哥哥说得理直气壮。

叔叔笑了。从口袋里摸出3元钱递过去。二哥哥接住揣进兜里,这才转身去拿盘子。

雷甜甜特意去厨房炒了一道菜端上桌。一家人围坐桌前,饭菜简单。她刚吃几口,二哥哥已经嚼起第二个馒头了。丰收的喜悦,洋溢在每个人脸上。

她想起小时候,爷爷收完麦子,一家人也总会坐在一起吃饭。那时的饭菜比现在简单,但那种“今年收成好”的踏实,是一样的。

如今吃完饭,不用雷甜甜指挥,哥哥就会主动收拾桌椅、刷洗碗筷。

第二天上午,趁着墒情好,众人就把玉米种上了。等到秋天收获,玉米就留着喂鸡。叔叔喂鸡勤快,一天要去鸡圈跑好几趟。虽然看不见,但去鸡圈的路他很熟悉。每天听着此起彼伏的鸡叫声,他喂鸡的热情越来越高。

有时候喊不动堂哥,有些重活儿他便自己摸索着干。经常一个不留神,他又拿上化肥袋子装了玉米,半袋半袋背,摸索着走向鸡舍。偶尔脚下不平,身子也跟着晃。雷甜甜看到总会拦下他,再把堂哥从屋里叫出来。堂哥偶尔面露不情愿,最终还是接过玉米背过去。她站在旁边看着,督促着。叔叔坐在大门口的木板床边,朝她的方向听了听,嘴角带着笑意。

每到周六,村里的孩子就来叔叔家写作业。大家围在大门口的木板床边,写作业、背书,还听雷甜甜讲故事。雷甜甜准备了一些做手工的材料,她很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做手工。她笑着说:“孩子们想象力特别丰富。”

“正好麦子收完了,不耽误。”她说话总是不紧不慢,脸上挂着从容的笑意,“孩子们在这儿,大人也能放心去地里忙。”

下午,辅导完孩子们,雷甜甜带着堂哥去了地里。刚播下的玉米种,有些还露在外面,她蹲下来教,他们一粒一粒地用土覆盖好。风吹过来,带着傍晚的凉意和新翻泥土的气味。③3



雷甜甜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做手工。③3 (资料图片)



雷甜甜和叔叔、堂哥一起装麦子。③3

程向阳 摄



叔叔家的小麦喜获丰收。③3 程向阳 摄



爷爷(左)生前为数不多的生活照。③3 (资料图片)